

当代报告文学选



西藏人民出版社出版
西藏新华书店发行
四川新华印刷厂印刷

*

开本：850×168 32开 印张：10 字数：280千
1988年3月第1版 1988年3月第1次印刷
书号：ISBN 7—223—00291—3/I·41
印数：1—2500 定价2.50元

目 录

序	丹 增 (1)
从小喇嘛到工程师	朱宜学 (5)
你就是高原	路 声 (22)
——记才旦卓玛	
极地素描	龚巧明 (27)
——一个藏族指挥的故事	
有志者 事竟成	张静璞 张热闹 (50)
——记青年主治医师旺堆自学成材	
夺取金牌的人	李佳俊 (53)
——记藏族摄影家旺久多吉	
格桑花为何在秋天开放	岑 森 (62)
——记藏族学者、作家降边嘉措	
世界上最高的女人	张安东 (79)
——藏族登山女英雄潘多	
“十万克”	陈家璉 马鹏万 (94)
深 情	杨从彪 (101)
藏族将军	刘励华 于 斯 (108)
西海无潮汐	吴 夫 (120)
蒋英——一个人的故事	李雅平 (134)
大地之子	许明扬 (152)
西藏又多了一座山	马丽华 (165)

心属边疆 身献大地

.....	莫树吉 张振声 田荣高 张志新(176)
文坛女侠.....	徐明旭(190)
喜马拉雅之魂.....	罗 鸣 刘盛福(205)
骨 肉.....	吴 明(232)
边陲创业歌.....	范向东(239)
寻找你的锚点.....	翟向东(255)
走火入魔.....	刘 菲(261)
极地丰碑.....	秦文玉 马丽华(285)
后 记.....	编 者(318)

技术编辑.....	陈海均
-----------	-----

我们的时代与报告文学

丹 增

在所有的文学体裁中，唯有报告文学能够真实而又及时地描绘时代风云，应和生活的脉搏，记录历史的脚步。这本《西藏当代报告文学集》就给了我这样的印象。

西藏实行民主改革以来，社会发生的深刻变革已是有目共睹，同样也再现于西藏的文学艺术之中。尽管文学与社会生活不是那种机械的、简单的对应，最终仍然是西藏的社会变迁与生活的激流触发了众多的报告文学创作，而这些作品则为我们展示着历史演变的轴卷，展示着西藏高原的时代风貌。

这片土地生长出这本书。

这本书是写这片土地的。

报告文学就是“时代的生活和情绪的历史”（高尔基语），那么，我们的时代是一个怎样的时代？我们的时代精神是什么呢？照我的理解，我们所处的时代，是西藏各民族人民在党的领导下英勇奋斗朝向社会主义美好前程阔步迈进的新时代；我们的时代精神，就是这一伟大的努力所产生的时代激流，那是跳荡于我们生活各个领域的动人旋律。西藏民族正处在一个重要的转折时期，我们正经历着一场亘古以来最为壮观的变革，现代文明的劲风冲击和拥抱了千百年的古老积淀，我们也正经历着一场微妙而又激烈、痛苦而又欢乐的心灵的历程。我们的时代精神即在这生命活动的深处，我们的时代精神更外溢于民族生活的各个角

落。

我们惊喜地看到，选入的这些作品——堪称西藏当代报告文学的集锦——无不用现实主义的态度真实地认识和表现了这一时代精神。可以认为，西藏当代报告文学旺盛的创造能力已初露端倪，正致成特殊的社会效应。

这里的部分作品我很熟悉，其实我就是个爱读报告文学也比较看重报告文学的人。

这个选集，写人的居多，有22篇，不同程度地塑造了各民族人民的时代形象，尤其是突出地表现了藏民族一代新人的成长和汉族干部的英勇献身。几十年的西藏社会发展表明，坚定地维护祖国的统一，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各民族人民团结一心，艰苦卓绝，才取得了今日可告慰于历史的显著成就，藏族新一代的成长和汉族同志的牺牲都是我们生活进行曲中的一部分，都是伟大中华民族的骄傲。《极地素描——一个藏族指挥的故事》和《蒋英——一个人的故事》可以使我们同时由两个侧面看到西藏人的生活和精神。大家同为西藏人，作品写的就是西藏人，写这些西藏人的成长和献身，写他们在伟大的时代中的进步和力量。这才是我们生活进程中本质的东西，这才是应和了我们的时代精神并且成为它的强烈显现。报告文学站立在这样的高度上，也即是对完成自身使命的一个接近。

这些人生活在我们中间，或者曾经生活在我们中间，因此与我们很亲近，这便为作品增添了可读性和真实感与信任感。

情感信息量巨大，感情血肉丰富，应该是这个选集的又一特征。不仅写人的作品是这样，其余题材稍广大些的作品也是这样。

《喜马拉雅之魂》、《极地丰碑》、还有上面提到的两篇，皆是以充沛的情感力量为特色，或者说是以细腻而恰到好处的细部描写和抒情性议论聚成了充沛的情感力量。这是充分运用了文

学特有的性能，更是表现着报告文学对人们生活的贴近和切入及其由此展现的更大的潜力。以情动人的文学基本法则在高原上不仅保持着，而且是在被很好地实践着，这不能不在日益风靡的中国报告文学理性重彩中衬托出我们的长处。可能我们还没有发展到那一步，但有迹象表明我们正在朝那个方向发展。伴随着或迟或早就要发生的情感的回归，我们的报告文学将处在一个既有利于坚持又有可能提高的地势上。

我也看到一些作品正试图与现实拉开一定的距离，将焦点对准西藏社会的深层，用沉着又沉重的理性，用新的历史观、政治观、哲学观和道德观，思索和探寻民族生活、民族文化的底蕴。这是一件很有份量的事情。《极地丰碑》就是这样。这篇作品写的是给拉萨乃至给西藏带来巨大变革和冲撞的四十三项工程，有各民族人民的苦战，有全国各地的支援，有群众，有干部，还有领袖人物，真是可歌可泣。然而作品从一般的歌颂、表彰和议论、呼吁中抽出大量笔墨直接伸向高原的古老和悠久的文明，视野开放，立意深厚，与当代西藏的时代精神紧紧相扣，令人耳目一新。

正如同西藏社会与民族生活一样，我们的报告文学也正开始了一个转型期。

这个选集已经是西藏报告文学旺盛的热情和实干的体现。不仅质朴和真切，不仅感染甚至是浸透了高原的精神、高原的美——这皆在情理之中，而且在事实上具有了文学意义上的审美价值。尽管我们的容量与气势还欠小，尽管我们的思路还有待开掘，尽管我们的把握还不很准确，尽管我们的少数民族报告文学作者还不很多，尽管我们迄未感受到任何“轰动效应”，我们毕竟有了一定的积累。我认为，现有的一些作品已经具有了西藏文学史上的流传价值，至少少量佳作是这样。

许多人说在西藏写报告文学有着得天独厚的条件，这是可信

的。这可以由报告文学与现实生活之间那种魂牵梦萦的关连得到解释，更深刻的原因则应归之于报告文学所独具的、集新闻与文学于一身的品格。这种可区别于其他文学体裁的认识与再现功能使报告文学成为时代的知音。中国的改革事业以及由此形成的极为复杂的、丰富的、热烈的情势，已经将报告文学庄重地推上了前台，这一过程在西藏也有了良好的发端。在时代的激流中，最有可能最先承担起责任的莫过于报告文学。如果人类仍将在命运中轮迴，人类将寻找新的图腾，创造新的天国，那么，西藏的来日将首先是报告文学的天地。报告文学将在开阔的而不是狭隘的理解中同时完成其历史使命和审美本性。

我衷心感谢这个选集的作者和编者，感谢他们的劳动。

我衷心希望西藏的报告文学于家族中众姊妹间先声夺人，喜获丰收！

是为序。

1989年2月2日

从小喇嘛到工程师

朱宜学

神秘的西藏高原，在祖国的彩色地形图上，涂着浓重的棕褐色。它平均海拔四千米，绚丽多姿的千山万壑，绵延起伏的雪山银峰，简直象一片山岭的大海。

要探索这个大海的奥秘并不是简单的，它并不象乘坐现代化交通工具那样舒服惬意。此刻，正有一个人，步履艰难地跋涉在这荒山野岭之中，他行走一瘸一拐，这是艰难的旅程给他留下的痕迹；他那粗糙的苍老得和年龄很不相符的脸，象树木的年轮一样，深深刻满了长年风雨的印记。十四个年头，从层峦叠嶂的东部地区，到丘陵起伏的藏南大地，都留下了他辛勤劳作的汗水和坚实不停的足迹。茫茫荒野、层层山峦吸引着他，他象一块纯铁紧紧地贴在磁石般的大地上……

然而，人们并没有把他忘却，他走到哪里，哪里的阿妈阿爸都把他——伦珠嘉措，当做自己的儿子一样。人们看着他手中捏摸得发亮的地质锤，用期待的目光把他从这个山口送到那个沟壑。

这是一九七八年秋末，他带领着区域调查小组，走到藏北高原的申扎地区。神秘的西藏高原，多少年来，为中外地质学家所关注，对它的形成、形变，各地质学派从自己的学术观点，给予了引人入胜的种种解释。他们确认中生代的燕山运动，以雅鲁藏布江为界，把藏南、藏北划分为截然不同的两大地层分区。对于这种学

未见解，伦珠嘉措一直是在思索之中。他并不是盲目地全盘接受，而是象吃奶渣那样细细嚼着，甚至……今天，他就是带着一种怀疑、推测，甚至是推翻这一观点的思绪来到这里的……

沿着申扎至印珠桥一线，象工兵扫雷一样地搜寻化石，一丝的疏忽，在地质上都可能导致对于几亿年沧桑变迁认识上的失误。

突然，一块笔石化石的发现，轰动了在场的人们。

“有了！有了！”伦珠嘉措狂喜地喊道。当他捧起这块化石，不知怎的，双手不由自主地颤抖了，整个身躯在一刹那间犹如沐浴在热气腾腾的温泉之中，珍珠一般的泪落了下来。……

他几乎被陶醉了，是的，他被陶醉了。他仿佛看见了那很古很古的年代：那时候，西藏高原是一个汪洋大海。在这个碧波滚滚的沧海里，生活着珊瑚、苔鲜虫、腕足、腹足、瓣腮类等无脊椎动物。它们并没有因为什么而被阻隔成两个世界，水天混然，大地构联，它们爬行，它们栖息，它们在海底的世界——一个广阔的乐园中嬉戏……啊！这可靠的无脊椎动物化石，不足以打破那两大地层分区的结论吗？应该说不是在距今二亿年左右的中生代，而是在五亿年左右的下古生代，藏南、藏北两块大陆就是联系在一起的。

新的学术见解就这样诞生了，诞生在一个藏族地质工作者的脚下，诞生在他沸腾的热血之中……

—

一九四六年，全国解放战争的炮声，并没有传到拉萨古城。距这座古城四十公里，有一栋碎石砌垒的孤零零的房，在一间阴黑的小屋内，昼夜燃着一盏微弱的摇曳的小酥油灯，灯下昏睡着一个六岁的孩子。连日来，他一口糌粑不进，只拼命喝水，嘴里

不住的胡言乱语……

“唔！这男孩子许是中了魔吧？”孩子的阿妈，一位虔诚的信女，拔着手里的念珠说，“是的！准是的！我要到庙上去，求活佛打一卦。”

于是，她手里仍不停地拨弄着念珠，口中念起“唵嘛呢叭咪吽”，到山上的噶丹寺去了。

这孩子果然是中了“邪”。阿妈求卦来的结果是，活佛昨晚得到了菩萨昭示，这孩子必定要到庙里当喇嘛，不然，那就会死去的。

就这样，这个名字叫顿珠次仁的孩子，手里拿着头人签署的“属我管辖的顿珠次仁，从今日起，已准许当喇嘛，将来一旦还俗，兔子仍回窝”的“证明”，来到噶丹寺。

噶丹寺，一座座金幢闪着奇异夺目的光辉，金顶下一道道红墙却显得十分暗淡了，象干涸了的血。林立的高杆上扯满了经幡，犹如轮船上飘动的万国旗旌。这里，到处可以听到喇嘛们瓮里瓮气的齐诵，随时可以听到不紧不慢地捶击皮鼓的沉闷声响，大小经堂内，香烟飘缈，雾霭升腾。六岁的孩子带着神圣、庄严而又新奇的神思，迈出这古老的佛门重地，投进了崇高的圣教道行。在受礼仪式上。活佛为他授僧名“伦珠嘉措”。

喇嘛的生活，每天早中晚三次例行的大经堂齐诵，此外，就是打坐在个人念经坐的垫子上，面对着一叠厚三、四寸，宽一尺多长的木刻经书，一遍又一遍地茫然诵读：肉体与灵魂；天堂与地狱……多么渺茫，多么遥远啊！生活更是单调、刻板的，简直就象那铺在寺庙角下的大青石。在这里，除了盼望将来成佛升天，和出寺去传经布道，仿佛再也没有别的盼头了。一年到头，一天到晚，深居这神佛的世界，面对一叠厚一叠的经书，实在太枯燥了。可是，还得不厌其烦地念，念得脑袋发昏，喉头冒火。那无音阶法号的鸣响，那铜钹、皮鼓的敲打，慢慢地震得他神经

麻木了，连喝酥油茶、吃奶渣也几乎辨不出味儿。他眼睛发青，腮颊苍白，痴呆呆的象一尊小泥塑。

小喇嘛多么思恋往日那自由的生活！他从小是一个爱动、好奇、聪慧的孩子，酷爱在河边玩泥塑。每当夏季来临，几个小伙伴相邀在河边，塑牛、塑马……当大家失去兴趣的时候，他总是提出新的倡议：

“再塑老虎、狮子，还有人。”

“谁见过老虎、狮子呢！”同伴们不同意地摇摇头。

“庙里墙上有！走，我们去看。”他一声召唤，小伙伴们一齐跑到山上的寺庙，对着壁画上的动物群看了又看，跑回河边又塑了起来……多么自由，多有趣味！

进了寺庙，开始，那宏伟辉煌的建筑，画梁雕柱的装饰，“佛祖本生”、“生死轮回”等丰富的壁画艺术，曾一度深深地吸引了他。这灿烂的民族文化，劳动人民的智慧才能，在他好学、爱奇的心灵中自然升起了一种热情和敬仰。然而，他来不及思考和发展个人兴趣，严厉的佛规教法，森严粗犷的金钟德鼓，便把他禁锢在释迦教义里面，他不能不拼命的读呀、背呀、几年内，居然把一部部经书背得滚瓜烂熟。这时候，天堂在他脑海中逐步形成了一座金碧辉煌的圣殿。

虚无缥缈的信仰是不牢固的，象建筑在沙滩上的大厦一样易于倾覆。随着时光的推移，二年、三年……五年、六年……五光十色的天堂啊！你在哪里？他小小心灵里开始卷起阵阵疑云，他仿佛在缥缈中追求……

还是回到现实中去吧！一年一度的寺庙休假日，小喇嘛回到家里，脱去袈裟，又跑到河边玩泥塑去了。这一天，一声军号响，把他们吸引到修筑川藏公路的金珠玛米中来。他们好奇地偷偷看着……后来，金珠玛米竟借住到小喇嘛的家中来了。

一个大个子的“本布”（当官的）看着这个穿袈裟的小喇

嘛，笑了。亲热地把他拉在身旁，问道：“小兄弟，几岁啦？”

“……”小喇嘛摇摇头，听不懂汉语。

“什么名字？”大个子“本布”用藏语问。

“伦珠嘉措。”小喇嘛伶俐地回答。

大个子“本布”请他一起吃饭，教他学说汉语，给他看小人书，看画报，还带他一起排队看电影……这些崭新的生活，使困囿在寺庙里的小喇嘛第一次窥见了更广阔的人间。电影上，画报里看到的内地人民生活、住房和娱乐，那些手拿花环的少先队员，在天安门广场载歌载舞的欢乐情景，使他似乎感到，这才是一幅真正接近天堂的彩图。他羡慕、渴望，望眼欲穿。

夜，寺庙里的夜晚格外漆黑、阴森。小喇嘛又回到这晨钟暮鼓之中，照样地茫然诵读，照样地睡觉前磕三个祈祷头。他一躺在铺上，庙外那种美妙的生活就映现在他的脑中，然而面前的现实又多么严酷呵！从此，小喇嘛的脑际里，又增添了一个新的天堂圣殿，经书上的教义开始淡薄了，诵读也不再滚瓜烂熟，经常受到大喇嘛的训斥和体罚。

这一天，大喇嘛带两个徒弟外出传经布道，专意留下了小喇嘛，要他背会“兑热”经中指定的章节。

三天之后，大喇嘛回寺想检查他的功课。可是，门开了，房里空无一人，铺盖也不见了。

小喇嘛深夜逃走啦！

二

一九五七年夏，一辆披满了哈达的卡车，缓缓开出拉萨市区，沿青藏路向北进发。车上有十三个藏汉族男女青年，他们高兴地唱着、跳着。一个身穿旧军装的十六、七岁的孩子也夹在其中，他，就是昔日的小喇嘛伦珠嘉措。

伦珠嘉措逃出庙后，搭乘一辆军车来到拉萨。不料，第二天庙里就派喇嘛追起来。他巧妙地躲开了，几天之后，他获准随同这批青年到内地的咸阳西藏公学读书。

一九五九年初，西藏上层集团中的反动分子发动了武装叛乱，在西藏公学，一个个展览会、诉苦会所揭露的三大领主的罪恶事实，在伦珠嘉措逐渐成熟的心灵中，掀起了一股巨浪：富人为什么富？穷人为什么穷？贵人为什么压迫人？奴隶为什么受压迫？新的阶级观念，新的理想目标，拨动了他的奋发攻读的心弦。在西藏公学三年，他学完了等于六年的小学课程，一九六〇年七月，以优秀的学习成绩毕业，党又选送他到中央民族学院地质班深造。

北京，伟大祖国的首都。西直门外具有各民族风格的建筑群里，四十多名地质班学员，坐在教学大楼明净的课堂里，头上闪烁着新中国第一代藏族地质工作者的光环。对面教桌上摆着五光十色的矿石，正面墙壁挂着五颜六色的彩图。一位脸面清秀、个儿不高的男教师走上了讲坛。他从教桌上拿起一块呈褐色的矿石，讲述它的名字、来历、用途……时而，他的教鞭指在有标志的彩图上，讲解这种矿产的地域分布。

教师微笑地望着大家，用一种兴奋的口气讲道：“我们的祖国到处蕴藏着丰富的地下宝藏，今天在座的，就是将来主宰这宝藏命运的主人，你们是探宝人哪！”

教师富有魅力的形象教学，把每个学生深深吸引住了。这个从落后的虚无的宗教统治下过来的小喇嘛，乍一接触这看得见、摸得着的地质科学，更加产生了极大兴趣。矿石样品、地质挂图，地史学、矿物学、古生物学、中国地层学，一次次地打开了他的心灵之窗；天体运行规律，帮助他识破了经书上“日月围绕山王转”的荒唐。他越来越感到，那“极乐天堂”不是在佛经上，不是在寺庙里，而是徜徉在知识的宝库之中，他终于彻底摆脱了虚

无的宗教禁锢。

这时候，祖国地形图上的那一块棕褐色，发出了一种不可抗拒的魅力，在他身上不断生发和积聚着力量：那是他的家乡，由于历史和社会的原因，这块地方至今蕴藏着多少奥秘还没有揭开；翻开祖国丰富的地质资料，有关西藏的记载却少得可怜，有些还是来自国外的。此时，他心中的一种民族的责任感，象一股热流冲击着他，产生了更加强烈的求知欲。他牢牢记住了马克思的一句话：“在科学的入口处，正象在地狱的入口处一样，……”在这个入口处，他烧起一团旺盛的火焰，喷薄着充沛的活力，那刻苦的精神，同他聪慧的天资，如今都紧紧揉合在一起了。

在北京的第一个春天到来了，春光明媚，一切都是美好的、甜蜜的。年龄已爬上了二十岁台阶的伦珠嘉措，心境也象苏醒的春天那样明媚、香甜。他有理想，也有爱情。此时，他正在和一位同校的藏族姑娘相爱着。

好奇的同学已经注意到，每天落日的余晖来临时刻，甚至在一个半小时的晚自习以后，教室里、宿舍里，总是见不到伦珠嘉措的影子了。时常是在深夜十二点多钟，他才悄悄回到宿舍。

“他走进爱情的王国里苦恋去了，啧啧！”好奇者们背后纷纷议论说。

一天，“铃铃铃……”晚自习的下课铃响过，伦珠嘉措夹起一本书便匆匆离开教室。他下了教学楼，朝对面僻静的花坛附近走去，在一盏路灯下停住了。随后，身子靠在路灯杆上，摊开书读了起来。这时，跟在后面的“侦探者”，耐心地等待观察着……可是，时针在表盘上转了两圈，女朋友的影子并没有看到。直到伦珠嘉措合起书来走向宿舍，“侦探者”也扫兴而归。

接连几天，都是如此。又有一天晚上，外面下起大雨。晚自习过后，伦珠嘉措照样夹起书离开了教室。这下雨天怎么还要出去呢？好奇者不由得又跟在了后面。不想，他走进教学楼的厕

所，不出来了。“侦探者”着急地推门闯了进去，伦珠嘉措慌忙收起书。那尴尬的样子，使这位“侦探者”也不知说什么才好。

转眼又是三年。三年里，在风景秀丽、繁花似锦的北京，他很少去浏览湖光山色。虽然他远离自己的家乡，但他把对家乡的思念和祖国给他的温暖，变成了汲取知识的力量。

三

时光如箭，斗转星移。一九六三年秋，伦珠嘉措重新踏上了家乡的土地。这个六年前的宗教信徒，开始走进地质科学的广阔天地里驰骋了。真是奇特的对比。

蓝天白云悠悠，汽车在高原上行驶，仿佛在云海里行进。他透过车窗眺望，群峰象无边无际的森林。距今大约六亿年到四千万年前，高原的古海期，这里是一片汪洋大海。后来，由于地壳运动的巨大变化，使相连在一起的古大陆分裂成几大板块：美洲和非洲分离了，向西飘去；澳洲和亚洲断开了，向南移走；印度板块则向亚洲板块俯冲而来，插入其下。于是在相对运动的碰撞挤压下，使两大板块交界处产生了强烈的抬升、褶皱运动，高原逐渐露出水面，沧海变为桑田，随着地壳构造运动发展，印度板块不断向亚洲板块下面俯冲挤压，促使喜马拉雅山、岗底斯山、横断山挺身崛起，直到今天的程度。这地质的演变，使他想起西藏民族的崛起。六年，这只是历史长河中的一瞬，但是，这块落后了几个世纪的土地，却发生了地覆天翻的变革。曾经遭受侵略和残酷压迫的百万农奴，在共产党领导下，站起来掌握了自己的命运，一个欣欣向荣的新西藏屹立在祖国的西南边疆。

悦耳的乡音，牵动感情丝缕的山水大地，使他的心境乐融融的，感到迎面吹来的风都是香甜的。

亲朋好友赶来为他洗尘接风，叙旧话新。伦珠嘉措喜欢本民

族生活中的一切情趣。他同家人、亲朋们一起，步入了拉萨古城的欢乐海洋——藏族人民传统的“林卡节”。

人人脸上充溢着笑容，一个个帷幔一个个纵情歌舞的乐园。胜利的欢乐，翻身的喜悦，给富有藏族特色的“林卡节”带来更加迷人的异彩。

“捧起那闪光的银杯，
斟满了甘露般的青稞美酒。
啊，喝呀！喝呀！
祝福这幸福的时光，
祝福你的成长。
……。”

在歌舞宴乐的帷幔里，亲朋们争相为他歌舞劝酒，问话祝贺。人们问候北京的红太阳毛主席，又询问那北京宽阔的大街，漂亮的楼房……自然，也要问起他回来分配干什么？

“当地质队员。”伦珠嘉措显露出一种骄傲的神色回答。

“地质队员？”当时家乡人对这个名词大都还是生疏的。他也象学校的老师讲述第一堂地质课那样，给他们介绍地质工作的内容和作用。在场的人听了，有的乐了，夸他今后会有出息的。也有的却不以为然地摇摇头，说：

“人见石头绕道走，船到拐弯要转舵。那是个苦事儿，还是改个行吧！”

伦珠嘉措双腿盘坐在卡垫上，全神贯注地听着。

他说：“我们民族的经济、文化和科学还十分贫乏落后，本民族的各种专业人才相当缺乏，地质科学上空白更多。生长在大山怀抱里的人，而自己却对它一无所知，民族的责任感哪里去了？能不感到羞愧吗？我们应该有志气，要有这个志气呵！”

不几天，他打起背包就远征了。……

这一去就是四年。四年的野外地质工作，给他打上了深刻的